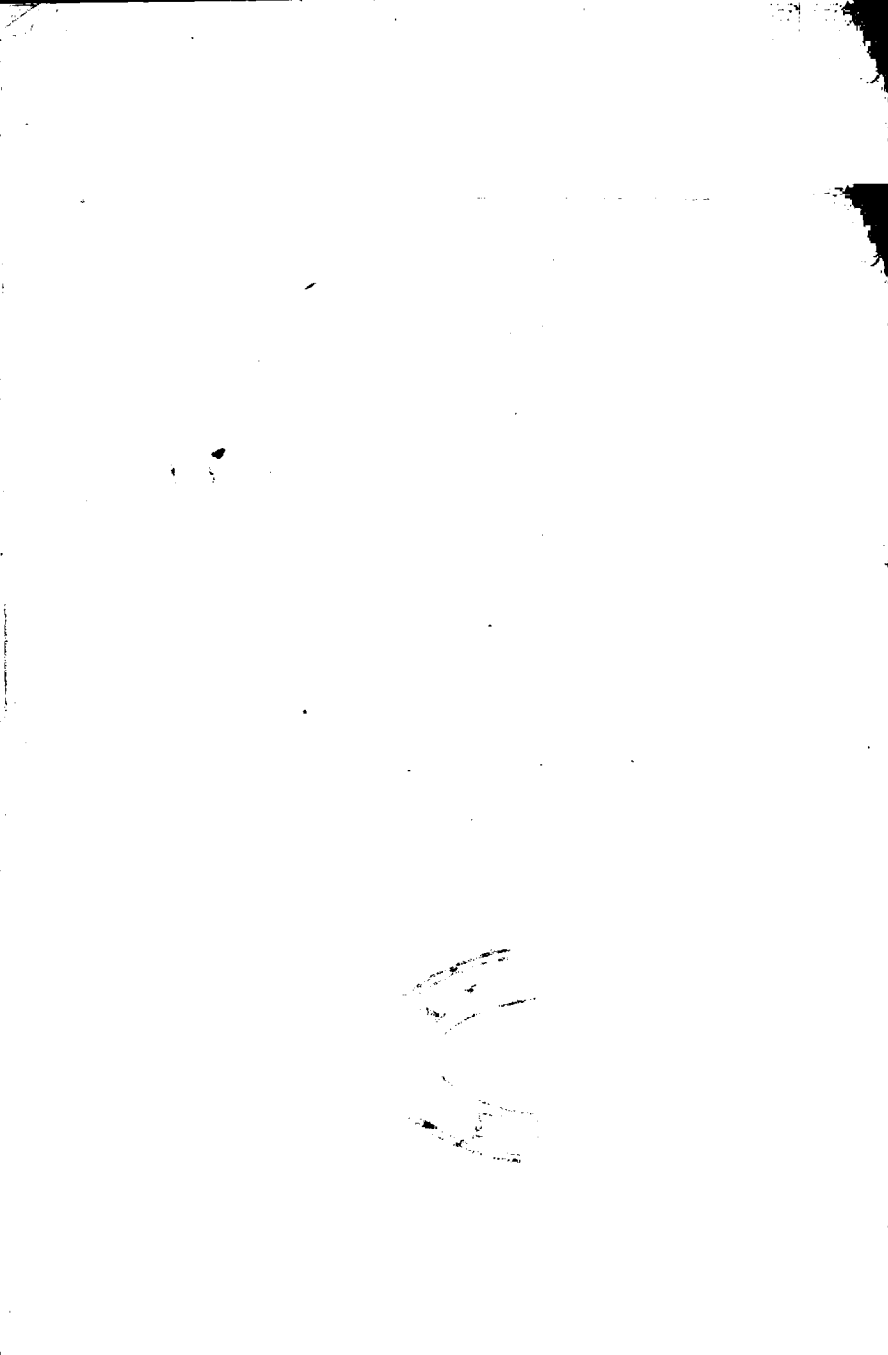


小野武夫著
方銘竹譯

日本現代村塾論

果樹園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日本現代村塾論 全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五分

原著者 小野武夫

譯述者 方銘竹

發行者

鄉邨書店

發行所

濟南按察司街
鄉邨書店

鄒平東關大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序

小野武夫先生是日本農村經濟學的權威。他對於近年和日本農村教育極有關係的村塾運動曾經有過深刻的研究。因爲近年，在日本，由於農村經濟之不景氣，從來官立劃一的教育機關已多不適合於貧苦農民的需要。於是私人或私人團體所提倡的村塾就有了神速的發展與驚人的效果。目前此種村塾已普遍設立於日本全國各鄉村。在鄉村教育運動中發生了絕大的影響，並佔了絕大的勢力。『日本現代村塾論』這本名著就是將上述這種運動的發展作詳細的說明與正確的批判。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提倡鄉學村學嗎？日本村塾運動發生的社

背景和我們的鄉村學很相同。他的辦法也很和我們有互相發明之處。因此，亟爲抽暇譯出，藉作從事鄉村教育運動者良好的參攷。

本書承 漱溟師於百忙中抽暇題簽，並承克木兄設計出版，敬此致謝。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方銘竹序於鄒平

日本現代村塾論

目次

第一節	村塾教育的意義及其歷史觀	一
第二節	時代與村塾	七
第三節	村塾教育的一般要領	一三
第四節	村塾與塾長	二五
第五節	村塾之精神訓練	三二
第六節	村塾的教育法則與教授科目	四一
第七節	社會與村塾	五七
第八節	村塾運動的前途	六三

日本現代村塾論

第一節 村塾教育的意義及其歷史觀

所謂『村塾』，不問他的名稱、規模及塾風如何，都是以塾長的人格爲中心，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圖謀農村生活向上的一種教育機關。要是那樣，那冠以學校的名稱，專以校長的人格爲中心而施以新教育的國民高等學校固然是村塾，那以村裏的中堅人士爲主宰，在春季或冬季農業閒暇之時，招集村中青年而授以關於普通科目及

實際生活的課業的團體，也同樣是村塾。要之，脫離從來劃一的、形式主義的教育，以塾長爲中心，而施以鄉土本位的教育の機關，都一概可以看作村塾。然而上述性質相同的村塾，在後面將要說明的，專以養成中堅人物爲目的底『第一次教育』的情形之下，因爲塾生自己不得只是保有他特有的鄉土意味，所以在那時候施以以鄉土爲對象的教育是不行的。但是，惟其『第一次教育』的根本方針，是要各自回鄉之後，才各自試作鄉土研究和鄉土認識，所以要把鄉土本位的教育作爲『第二次的村塾教育』。

其次，想談一談村塾の歷史觀。現在所討論の村塾，決不是德川時代『寺子屋』（當時一種村塾——譯者）依樣的復活。現在所說的村塾和往昔の寺子屋不同。第一，是關於塾生の年齡。自然，德川

時代的寺子屋有對二十歲前後的青年施以教育，及對十歲前後的兒童施以教育的兩種區別。但是當時的寺子屋大概都只是以到十五歲爲止的少年作教育對象的。當時的男子大概到了十五歲就要算一位成年的男人，對一家的農業經營供給勞動力，所以寺子屋的年齡大概都以十五歲爲止爲最普通。而在現在的村塾，都以十六七歲到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爲教育對象。第二，往昔的寺子屋不特別注力於中堅人物之養成，是以農村少年全體爲教育對象的。而在現今的村塾，如前所述，得區別爲養成中堅人物的中央村塾，和以一般的農村青年爲教育對象的地方村塾兩種。並且我想可把前者作爲『第一次村塾教育』，後者作爲『第二次村塾教育』，而分別討論之。第三，德川時代寺子屋的教授科目是少數而簡單的，只授以讀書、算

術、習字等日常生活必要的科目爲止。而在現在的村塾，許多特別高深的科目固然是沒有的，但大體上關於普通科目，都是以小學校的程度爲滿足。此外再站在實用本位，授以農家將來必需的農業經營法、社會學及經濟學等概念。第四，德川時代的寺子屋始終是以伸展學生的個性而陶冶之爲主要目的。而最近的村塾教育則大都注力於琢磨個人的性格，及作爲將來村落社會共同體的必要指導者或其構成員之養成。自然，在現代村塾中，如同德川末期某學塾一樣，專標榜英雄主義教育，在一位德智兼備的青年，能率領千百羣衆而決行大事的信條之下，來養成人物的傾向是沒有的。然而，致力於許多如上所述的，有關於農村共同體組織所必要的社會性的人物之養成，也是確實的事實。第五，在往昔寺子屋教育，批評

社會，尤其是指摘封建社會的弊害一類的事，是絕對禁止的。要是隨便注入反封建的思想，而爲當局所知道，就會即刻勒令閉塾，並且不能不處塾長以死刑。然而現在的村塾教育，在國法許可的範圍之內，是可以自由批評社會的。單就這幾點而論，可以說現在的村塾教育是進步的，而且是建設的。

往昔的寺子屋和現今的村塾雖有上述種種的不同，然而其間也有許多共通點的存在。即，德川時代的寺子屋和現今的村塾都是以塾長爲中心而琢磨塾生，這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德川時代寺子屋的塾長是神官的場合，就以神官所抱負的思想爲背景而訓練學生，塾長是僧侶的場合，就以佛教思想爲教育上的根本觀念。在塾長即村塾、村塾即塾長這一點上，是古今相同的。現在再反覆說一遍，現

今的村塾在以塾長爲中心的人格主義教育這一點上，和德川時代的寺子屋是脈絡相通的。但是，現在的村塾是就鄉土本位而作生活指導，並加以個性的修練，更交織以社會共同化的思想的一種教育。並且，德川時代的寺子屋是以普通學科爲教授要目的。反之，今日的村塾寧可說是以關於社會經濟、農業經濟等實用科學爲主科的。就這一點而言，足見現在的村塾更其是有益於現實生活的，而且是革新的。

第二節 時代與村塾

現在試把最近村塾正在自發地增加的原因研究一下。第一、現代的日本教育制度還是太劃一的、墮於形式主義的。一般國民因而發生厭倦，希望有一種代之而起的東西出現，這是很自然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因為受了海外特殊教育制度的刺激而促進他的發達，也是毫無疑義的。丹麥國民高等學校的教育思想迅速地輸入日本，自茨城縣的國民高等學校開始，類似的學校，私立的或公立的，各地都正在設立，就是這個原因。這也就是日本教育制度內在缺陷的自覺與由海外輸入的刺激合為一致的國民高等學校的運動。

第二、在教授科目中加入宗教思想，也是村塾興起的事實，大家

都知道，日本現行教育制度，教育和宗教是分離的，在官公立學校課程中是禁止加入宗教的。然而，自明治以來數十年間實驗的結果，我們感覺到教育與宗教適度的混融，在宗教背景之前施以智育和德育，已經得到很多的教育效果。近時以基督教、佛教或其他神道宗教的思想爲背景而對子女施以教育的傾向正在日益濃厚。第三、是拓植思想的刺激。更不用說，日本農家的平均耕種地畝只有一町餘，要使以上耕種的地畝增加，就逐年人口增加的比率考察一下，到底是沒有希望的事！這裏只有一縷的希望，就是使農村青年（尤其有二、三男子的農家）去南美或其他海外諸國，及北海道、朝鮮、滿洲等殖民地作移殖民。爲對此種移殖民希望者施以必要的預備教育而設立村塾的傾向，是不能輕易看過的。第四、農民，

尤其中產以下的農民是希望學校教育的經濟化的。中產農家懷着使他的子弟入農業學校或中等學校的希望。他的理由有學校結業的頭銜呀、普通文官任用資格呀、小學教員無試驗檢定呀、一年志願兵資格呀、等等。但是，現在這些資格，無論是怎樣地成了農村青年的裝飾品，終因生活費用之無着，與其去受那耗費多量學資和悠久歲月的學校教育，還不如在實益本位的村塾就學，比較有益。由於上述功利的觀念，所以村塾能得到地方農民的稱譽。

如上述，循着自然發生的傾向而正在發達的大部份村塾教育機關，還正是民間有志之士在困苦、缺乏中奮鬥的事業。但是最近的現象，在公立農事講習所、畜產試驗場及公立農業學校中，也不是不採用村塾的教育方法。這些都是村塾教育運動的間接效果，他有

很大的希望，在那既設的農業教育機關也正在迅速地改變他的內容的事例上可以表示出來。只要人與方法都得宜的話，就可以說此等教育機關要辦出成績不是一定不可能的罷。

日本現存的教育制度是爲啓發明治當初的幼稚國民文化而模仿歐美的一種制度。所以制度自身大概也就自然不能不趨於劃一的。誠然，由於此劃一的教育制度，使日本國民的智能教育有顯著的進步，現在日本和歐美各國相伍不敢居後的進步，也不能不說完全是明治以後的教育制度之賜。但是，曾經適應一般國民的要求而樹立的教育制度，到如今他的使命已經完成，應做的事已經終結。所以，另樹立新的教育制度來代替舊的制度，使之負擔下代國民教育的責任已經是必要的了。爲適應此種國民要求計，時常有內閣，或

民間教育家出而研討國民教育的根本改革方案。可惜這種成案到了將拿來實行的時候，忽遇到現行教育當局的反對。考慮詳盡的改革方案，不能不一再在中途遇到挫折。可見談教育制度的改革容易，而實行就很困難，已往的經驗確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現在，更不用說，國家社會存立的根本第一義就是教育。一切的社會組織、經濟設施，他的基本內容都是教育。但是日本現在的教育制度既然趕不上時代，把他來根本改革，事實上又難於實行，就不能不計劃出一種什麼特別方案來適應現在國民的希望。從這一層去想，就是反對有關於現存教育機關的改廢的人士，對於樹立新興個別的村塾教育系統，也不會提出不同的見解罷。縱然提出，照前面的場合看來，他們反對的程度，我想也是比較迂遠而微弱的。